



江蘇古籍出版社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四



江蘇古籍出版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四

常論臣言 論廷體
同大抑路 之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三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 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
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 祖宗以
來如此 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
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
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
不報行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
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
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
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

張諫去

求回守

七男正元三十三

望特降處分隨事割下

以稱

陛下無偏無黨

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上將

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

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

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

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

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陛下至建

康席未及煖令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

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

上議和

辛次膺秦檜去求

上欲識名士

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 太后 淵聖皇帝皆未
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嘗論王仲巖王暉之父在
建炎中皆嘗投拜暉不當與郡仲巖不當復官二人
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
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
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
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
行在 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
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
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 陛下

激俊戰胡將四
張力世帥川

淮正
北歸兵

三十三卷三十三

三

留意所致 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知欠何事朕曰所欠者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琦對于內殿琦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 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

李昌言
興覽要中

不許
飛兵
增兵

不同前日矣 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
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
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乞增兵 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
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
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
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
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
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
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
以報國家 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

戒張
俊勿
興土
木發
上康
建發

有罪
無可
恤

七月三日

三

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面無磚再三歎息 上曰朕為人
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
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
過州縣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
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疎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
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若罪人之有罪無可
恤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
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 上將
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

胡安國卒

安國進尹合義退

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子向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

四都李罷
川運迨
上至
臨安
尹煇
秘
少
林季
仲
言
直

諸儒之進退最合于誼者安國與尹煇而已 乙亥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
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
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 上至臨安府
壬午祕書郎尹煇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
管洪州王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恠邪佞故
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犢搏虎伏
雞搏狸夫犢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
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
之誠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

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擇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費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備邊裔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

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旣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爲尚書時嘗論制邊方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旣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

王庶
才大臣

王庶
言事
激切

秦檜
復相

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反覆圖成敗 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 陛下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

晏復先 見 冊交 趾李 天祚 韓忠 彦配 享徽 宗中 宮蠶 養蠶 秦檜 引王 次翁

三 月 三 日 正 月 二 三

三

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 陛下爾是夕鎖

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

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

皆以敦復言爲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

義知湖州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

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

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 徽宗皇帝廟庭

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

天竺寺祈晴 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

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爲吏

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 夏四月庚申初置戶部和

置部
戶和
糴場

王視
庶師
江淮

王威
庶嚴

王獻
悱孝
經義
解

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

邊防 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

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 上因論王伯

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

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酈

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

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

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

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

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

尹焞
後進
矜式

尹焞
解論
秦檜
薦何

一七 皇朝正統二二三

一

政殿設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
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
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 上以諭輔臣參知政
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
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
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
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
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
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

撫循偏裨以分大將權
柴宗愈獻中興聖
許韓文題常同
言劉子羽
十罪

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
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
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
下旣留意臣言贊矣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
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
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鑒戒
故有是命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
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
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丁酉御史中丞
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戊戌知廬州劉錡奏